

華東史地文獻 第十一卷

中國華東文獻叢書



中國華東文獻叢書·第三輯

華東史地文獻

第十一卷

甘肅省古籍文獻整理編譯中心
中國華東文獻叢書編輯委員會
編

甘肅省古籍文獻整理編譯中心重大整理項目

01043340

中國華東文庫叢書編輯委員會
甘肅省古籍文庫整理研究中心

本輯主編：丁鳳麟 方寶川 史梅 李西寧

徐曉軍 黃顯功 傅德華

第四卷

中國華東文庫叢書·第三輯

本卷目錄

金陵通傳	〔清〕陳作霖纂述	〇〇三
金陵通紀	〔清〕陳作霖編輯	三九九

【清】陳作霖纂述

金陵通傳

〔清〕《金陵通傳四十五卷補遺四卷》，清陳作霖纂述，光緒三十年（公元一九〇四年）瑞華館刊本。白口，單魚尾，左右雙欄。半葉十三行，行三十字。

陳作霖，字雨生，一字伯雨，晚號可園，生於道光十七年（公元一八三七年），卒於民國九年（公元一九二〇年）江寧（今江蘇省南京市）人。光緒元年（公元一八七五年）舉人，歷任崇文經塾教習、奎光書院山長、上元與江寧兩縣學堂堂長等職。纂有《石城七學詩集》《可園詩存二十八卷》《可園詩話八卷》《可園詞存四卷》《迎春室詞》《孝弟圖說一百條》《禮經初編》《江寧地形考》《江寧先正言行錄》《古文初編》《江蘇兵事紀略》《古蹟志十卷》《先賢傳十一卷》《烈女傳》等。卷前有濮文暹序文。

金陵通傳
並補遺
十司丸卷

光緒甲辰年
瑞華館棊印

可園老人像

戊午冬月

徐藩畫



不仕不隱亦老亦耆無益
人盡自全天倪郭泰在漢
王通在隋雖不能至心嚮
往之
雨安自贊



序

通傳者傳金陵也傳金陵何以云通也其事其人通乎金陵其義則可通之天下也天下大矣天下之人才以矣惡一人之見聞而欲上下千古悉歸吾載筆而垂之無窮於戲此豈易事哉雖然天下者一鄉一國之所植也而一鄉一國者實人才之所由生也第即吾所生之鄉與國網羅而表彰之俾父母之邦皆有所矜式則本源之地得所以自盡者備於斯矣天下之鄉與國若皆能援斯傳之用心而各有所作焉卒而成書固甚盛事此通傳之所以爲通也夫紀述之通義惟良史爲然有金陵君子陳雨生者不得爲史官力不足以大徵文獻而通傳之作則皆史例矣人與事各從其類合傳例也門第相及世家例也年代遞次立表例也每卷摺以定評論贊例也凡所始終皆斷自可據者是又信史之義矣然以是云通猶文字末耳若夫矜式鄉國其父兄有所以爲教其子弟有所以爲法則風俗厚而倫紀修矣放而卒之四海風俗無不厚倫紀無不修而天下大同矣斯通之極致也易曰推而行之存乎通作者之意蓋本諸此

通傳序

夫義陽傳者舊或略門第皇甫謐傳高士乃無薦紳惟於越先賢傳似完美矣而於類記附見諸例猶闕如焉雨生獨通之以史法故立體也約而爲用也博其所別白也嚴而其所取善也寬寬則易勸嚴則不誣約則綱舉而目張博則事詳而辭核是傳也夫豈非吾郡之盛事而豈惟吾郡之盛事哉金陵爲帝王都其類則有鍾阜之雄秀其大江環之則有揚子之浩蕩山水有靈人才斯毓通傳一編或遂以是當之吾竊曰不然何地無大山水何山水不生人才惟無匯而存之則湮沒而消雜者何可勝道而雨生遽然遠矣

光緒二十有六年庚子孟秋溧水漢文謹識

凡例

史記有世家班范以下皆無之而時寓世家於列傳中李延壽南北史於崔盧王謝諸族皆詳敘始末昭穆瞭然大有裨於譜學矧金陵大郡六朝世裔往往而有至明代勳衛譜牒蒐訪尚多可攷類而敘之亦故家舊本之思也今略依南北史之例輯爲通傳以朝爲次其苗裔即附其下不以某代爲斷其餘則各據時之前後擇事跡相近者彙爲一卷

江南七屬句溧最古元帝次之以秣陵建業丹陽爲溫鵬高淳則割二溧而成縣者也六合與吳州譜環江浦爲烏江所分古今革治方隅界限詳加考定籍貫斯明意爲遷就則吾豈敢

金陵爲人文淵藪甄錄諸書以廿四史爲主而景定至正二志輔之路氏帝里人文略宋氏詩匯姓氏錄亦一大宗也其餘府縣各志以及大家譜牒下逮稗官小說皆不敢遺竭三十年之力靡乃告成徵文考獻或有取焉

世書列傳人以類分論評之旨謂諸其後不必僅一卷之終也是備略仿其格式僧加品題而冊數乃由此以判云

通傳凡例

郡邑人物采擇貴寬其有一節可傳不敷立傳者則仿明史之例附他人傳中亦取以事類敘之意而表又所以輔傳也

金陵山水之鄉名賢多愛而居之是卷不載寓賢必定居再世生長斯土者始爲甄入至自郡他徙者亦俟其子孫除去本籍始不載若夫六朝僑縣明代勳衛聚族而居義同土著合附斯篇

閩秀方外苟有卓至之行即隨時代先後依類附載傳中不復別標子目多爲之名以歸簡要

是書采擇既多謬難免或族姓誤聯或昭穆紊序或同名而紀述互舛或一事而傳聞異辭千慮之失閱者諒之

金陵通傳卷一目錄

第一冊

伍尙江上漁父 漂水女子 專諸

第二冊

抗徐 張榮 陶謙 甘公 芮祉 子良 玄

第三冊

唐固 刁玄 薛瑩 子恭 紀陟 子龜

第四冊

陶璜 子威 王鑒 甘卓 張闓 王諒 樂道融

第五冊

葛洪 先世莊從父玄 許邁 父嗣 弟謐等 從父朝

通傳一目錄

金陵通傳卷一

江南陳作義伯兩禁述

伍尙江上漁父漂水女子專諸傳第一

伍尙楚人也食采於棠世謂之棠君六合大父舉相靈王以邑氏亦曰椒舉

歟今全椒縣棠道故定伍氏爲江北人父奢爲太子傅平王信讒將殺太子召奢者問之奢曰王

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王怒因奢太子出奔宋費無忌言於王曰伍

奢有二子皆賢不謀且爲楚憂可以其父爲質而召之王使謂奢曰能致二子

則生不然則死奢曰臣有二子長曰尙少曰胥尙爲人慈溫仁信若問臣召必

來胥爲人少好於文長習於武執剛守戾蒙垢受恥雖冤不爭能成大事此前

知之王安可致耶王不聽卽遣使者駕驛馬封函印綬往召子胥令曰賀

二子父奢以忠信慈仁去難就免楚王內虧因繫忠臣外愧諸侯之恥反進奢

爲國相封二子爲侯尙賜鴻都侯胥賜蓋侯相去不遠三百餘里奢久囚繫思

見二子故遣臣來奉進印綬尙曰父繫三年中心怛食不甘味嘗苦饑渴晝

通傳一

夜戚思憂父不活惟父獲免何敢貪印綬哉使者曰父囚三年王今幸赦無以

賞賜封二子爲侯一言當至何所陳哉尙乃入報子胥曰父幸免死二子爲侯

使者在門兼封印綬汝可見使子胥曰尙且安坐爲兄卦之今日甲子時加於

已支傷日下氣不相受君欺其臣父欺其子今往方死何侯之有尙曰豈貪於

侯思見父耳一面而別雖死而生子胥曰尙且無往父當我活楚畏我勇勢不

敢殺兄若謀在必死不脫尙曰父子之愛恩性中出微倖相見以自濟達於是

子胥歎曰與父俱誅何明於世冤讐不除恥辱日大尙從是往我從是決尙泣

曰吾之生也爲世所笑不能報讐畢爲廢物汝懷文武勇於策謀父兄之讐汝

可復也吾如得還是天祐之其遂沈埋亦吾所喜子胥曰尙且行矣吾去不顧

勿使臨難離悔何追旋泣辭行與使俱往楚得子胥執而囚之復遣追捕子胥

不及胥聞子胥之亡曰楚之君臣且苦兵矣尙至楚就父俱戮於市子胥奔宋

從楚太子遂適鄭太子與晉謀襲鄭鄭殺楚太子子胥還奔吳過楚境至昭關

楚購亡人急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而遇漁父焉昭關當今和州境別江必江濱之爲江

漁父江上隱君子也常乘船沂水上子胥過之呼曰漁父渡我如是有再漁父欲渡之適會旁有人窺之因歌曰日月昭昭乎渡已馳與子期乎蘆之蒿子胥即止蘆之蒿漁父又歌曰日已夕兮予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爲事變急今當奈何子胥入船漁父知其意也乃渡之千濤之津子胥既渡漁父視之有饑色謂曰子侯我此樹下爲子取餽漁父去後子胥疑之乃潛身於深葦之中有頃漁父來持麥飯鮑魚羹益漿求之樹下不見因歌而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如是者再子胥乃出蘆中而應漁父曰吾見子有饑色爲子取餽子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豈敢有嫌哉食畢子胥乃解百金之劍與之曰此吾前君之劍中有七星價直百金以此相答漁父曰吾聞楚之法令得亡人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圭豈圖取百金之劍乎遂辭不受謂子胥曰子急去勿留且爲楚所得子胥曰請丈人姓字漁父曰今日內因兩賊相逢吾所謂談楚賊也兩賊相得形於賦何用姓字爲子爲蘆中人我爲漁丈人富貴莫相忘也子胥曰諾既去誠漁父曰掩子之羞禁無令其露漁父曰諾子胥行

如傳一

數步顧視漁父已覆船自沈於江水之中矣子胥未至矣而疾中道乞食過漂水而遇女子

漂水女子貞信人也繫紼於灘上宮中有飯子胥過之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子胥曰夫人既窮少飯何嫌哉女子知非常人遂許之發其簞宮飯其益漿長跪而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有遠逝之行何不飽而餐之子胥已餐而去又謂女子曰掩夫人之羞漿無令其露女子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虧禮義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灘水矣子胥至吳言伐楚之利於王僚公子光沮之子胥知光有內志欲殺王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退耕於野求勇士薦之公子光欲以自媚乃得勇士專諸專諸棠邑人也子胥之亡楚如吳時過於途專諸方與人鬪將就敵其怒有萬夫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即還子胥怪而問其狀何夫子之怒盛也問一女子之聲而折道豈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之儀豈類愚者何言之鄙也夫屈一

如傳一

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子胥因相其貌確類而深目虎膺而熊背知其勇士陰結之欲以爲用遣公子光之有謀也而進之公子光禮以爲上客曰天以夫子輔孤之失根也專諸曰前王餘昧卒僚立自其分也公子何因而欲害之乎光曰前王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則光之父也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札之賢也將卒傳付適長以及季札念季札爲使亡在諸侯未還餘昧卒國空有立者適長也適長之後即光之身也今僚何以當代立乎專諸曰何不使近臣從容言於王側陳前王之命以諷其意令知國之所歸何須私備劍士以捐先王之德光曰僚素貪而恃力知進之利不觀退讓吾故求同憂之士欲與之并力惟夫子論斯義也專諸曰願公子命之光曰時未可也專諸曰凡欲殺人君必求其所好吳王何好光曰好味專諸曰何味所甘光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從太湖學炙魚三月得其味安坐待公子命之王僚十二年夏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階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鉞酒酣光陽爲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擊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爲王是爲闔閭閭閻乃封專諸之子殺爲上卿子胥卒相闔閻入楚復父之讐過漂水投金於灘以報女子之德

三

論曰伍尚害死父死得其正者也子胥志在復讐而瀕死獲濟漁父女子其俠烈之性固大異於貪利忘恥者吳專諸以布衣而刺萬乘奮其矜陸之氣無所爲而爲壯則壯矣非孟子所謂死傷勇者耶

抗張廣丙傳第二

即今之小丹陽

抗徐字伯徐丹陽人少爲郡佐史鄉邦稱其膽智初試守宣城長泰移深林遠數推爲鳥語之人置於縣下由是境內無復盜賊後爲中郎將宗資別部司馬擊太山賊公孫舉等破平之斬首三千餘級封烏程東鄉侯五百戶遷太山都尉盜賊望風奔亡三府表徐有將軍之任特轉長沙太守桂陽賊胡蘭等三千人轉攻零陵徐發諸郡兵與中郎將度尚并勢討擊大

破之斬關等首三千五百餘賊走蒼梧詔賜餉銀百萬餘人各有差於是長沙賓賊皆平徐尋卒官詔追封徐五百戶并前千戶時為度尚所誣陷者有徐同郡張磐

張磐字子石以清自稱桓帝時為交趾太守當胡蘭黨南走蒼梧磐逆擊之復入荊州度尚懼為己負乃傳上言蒼梧賊入荊州界於是徵磐下廷尉辭狀未正會赦見原磐不肯出獄方更牢持械節獄吏謂磐曰天恩曠然而君不出何也磐因自刎曰前長沙賊胡蘭作難荊州餘黨散入交趾磐身膺甲冑涉危履險討擊凶患斬於軍帥餘賊易竄目還還奔荊州刺史度尚懼磐先言怖畏罪展伏奏見詔磐備位方伯為國爪牙而為尚所枉受罪牢獄大事有虛實法有是非磐實不辜赦無所除如忍以苟免承受侵辱之恥生為惡吏死為敵鬼乞傳尚詣廷尉面對曲直足明真偽尚不徵者磐埋骨牢檻終不虛出望塵受枉廷尉以狀上詔書徵尚到廷尉辭窮受罪以先有功見原磐乃出後位終廬江太守

通傳一

四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父故餘姚長謙少孤始以不羈間於縣中年十四遭繼母為婦乘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隨之故蒼梧太守同縣甘公出過諸塗見其容貌異而呼與語甚悅許妻以女甘公夫人間之怒曰吾聞陶家兒教戲無度如何以女許之甘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卒妻之稍長好學為諸生仕州郡舉茂才察孝廉拜尚書郎除盧令張磐以同郡先輩為廬江太守意殊親親之而謙恥為之屈與眾還城因以公事進見坐罷磐常私還入與謙飲宴或拒不為留常以舞屬謙謙不為起固強之及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耶曰不可轉轉則勝人由是不樂卒以構隙謙在官清白無以糾舉嗣璽星有贏錢五百欲以獻之謙委官而去會西羌寇邊征西將軍皇甫嵩表請武將召拜謙授武都尉與嵩征羌大破之遷幽州刺史徵拜謙郎參車騎將軍張溫軍事西討韓延壽而徐州黃巾起以謙為徐州刺史擊黃巾破走之董卓之亂州郡起兵天子都長安四方斷絕謙遣使問行致貢獻遷安東將軍徐州牧封溧陽侯下邳關宣自稱天子謙擊殺之獻帝初平元年兗州牧曹操以父被殺歸罪於謙目將

來擊攻拔十餘城謙退守鄒操糧盡引還興平元年復率兵至略定琅邪東海諸縣謙恐欲走歸丹陽青州刺史田楷與平原相劉備引兵來救適張遼拔操迎呂布操兵還擊布謙以丹陽兵四千益備使屯小沛謙病篤謂劉備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遂卒卒率州人迎備領徐州謙二子商應皆不仕

荀祖字宣嗣丹陽人其先有重鹿太守強吳郡太守珍皆顯名於漢世祖從破虜將軍孫堅征伐有功堅薦為九江太守轉吳郡所在有鋒子良字文淵隨討逆將軍孫策平定江東策以為會稽東部都尉尋卒弟玄代領其兵玄字文表拜奮武中郎將以功封溧陽侯吳大帝為太子登選擇淑媛羣臣咸請玄父祖兄長咸以德義文武顯名三世故遂嬖玄女為登妃黃武五年卒大帝甚慈惜之時太子和妃父何遜亦丹楊句容人及後主昭即位封舅洪為永平侯將為溧陽侯植為宣城侯植後官至大司徒洪卒子選嗣除武陵監軍為督兵所殺

通傳二

五

論曰伯徐之勳成於度尚而于石因以受枉人臣處功名之際亦難言哉恭祖剛直有大節當王路阻絕之時貢獻相繼酬以侯封宜矣宣嗣父子戮力霸朝非其倫也至何氏之侯以恩澤封則失之愈遠焉

唐刁辟紀傳第三

唐固字子正句容人父翊為漢丹陽太守因家建業固修身積學諱授常數十人孫權為吳王拜固議郎自張溫陸遜驛統等皆拜之黃武四年為尚書僕射卒年七十餘漢興重經術士儒者墨守師說多致大官固生當建安之末為江左宗師著有公羊穀梁傳注十三卷春秋古今會盟地圖一卷尤長於國語宋世所見因置侍中為主而損益之以為注凡二十一卷後章昭國語解多取其說云

刁玄丹陽人吳大帝時為太子賓客甚見禮敬少帝太平二年宛陵侯基盜乘御馬少帝問罪於玄玄曰科應死然魯王早終願陛下哀原之少帝曰法者天下所共何得以私親故當思所以釋此者玄曰舊赦有大小或天下亦有千里五百里赦隨意所及少帝曰解人不當爾耶乃赦宮中基以得免玄嘗以五官

趙傳一

六

中郎將使蜀得司馬微與劉虞論運命麻數事乃演其文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乎後主暗由此益驕世每以此病之後歸病卒
薛瑩字道言丹楊人父綜本籍沛郡仕吳爲太子少傅遂家建業兄瑒爲威南將軍征交阯還道病卒瑩初爲祿府中書郎景帝卽位遷散騎中常侍後主初爲左執法轉遷曹尚書及立太子又領少傅建衡三年何定建議整聖給以通江淮敕瑩督萬人往遂以多磐石難施功罷還出爲武昌左部督後定被誅追論瑩事下瑩獄徙廣州華嚴爲修國史召還爲左國史是時法政多謬舉措煩苛瑩每上便宜陳緩刑間役以濟有百姓事或施行遽光祿勳吳亡入晉爲散騎常侍答問處當皆有條理太康三年卒著書八篇名曰新議子兼
兼字令長清素有器宇少與同郡紀瞻廣陵閭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號五鶴初入洛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察孝廉辟公府除比陽相有能名歷太子洗馬散騎常侍領司空東海王越參軍轉祭酒賜爵安陽亭侯琅邪王春爲安東將軍以爲軍諮祭酒稍遷丞相長史甚勤王事以上佐祿優每自約

損取周而已進爵鄉侯拜丹楊太守元帝建武初轉尹遷尚書領太子少傅自綜至兼三世傳東宮談者美之永昌初爲太常明帝卽位加散騎常侍帝以東宮時師傳下詔與太宰西陽王羨丞相王敦司空王導皆盡敬書疏禮儀一如東宮故事尋卒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屬王敦之亂朝廷多故不得議謚直遣使者祭以太平子顯蚤卒無後

紀陟字子上林陵人吳少帝時爲中書郎孫峻使詰南陽王和令其引分陟密使正辭自理峻怒陟懼閉門不出景帝初父亮爲尚書令而陟爲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座尋出爲豫章太守後主甘露元年以光祿大夫使魏至壽春州將王布示之馬射因問曰吳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軍人騎士肄業所及士大夫未有爲之者矣布大慙既至魏主見之使偵問曰來時吳主何如對曰來時皇帝臨軒百僚陪位御膳無恙已而相國司馬昭饗之百僚畢會使僕告曰某者安樂公也某者何奴單于也陟曰西主失上爲君王所禮位同三代莫不感義何奴邊塞難羈之國君王懷之親在坐席此誠感恩遠賞又問吳之

趙傳一

九

成備幾何對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曰道里甚遠難爲堅固對曰邊界雖遠而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止數處耳昭善之厚爲之禮久之乃遣還未幾卒子孚封都亭侯子弟瞻

瞻字思遠少以方直知名晉平吳徙家歷陽郡察孝廉不行後舉秀才尚書郎陸機策之瞻教對詳瞻文多不載永康初州舉寒素大司馬辟東閣祭酒其年除鄆陵公國相不之官明年降松滋侯相太安中棄官歸與周圻等共起義誅陳敏召拜尚書郎與諸名士同赴洛在洛論易太極顧榮爲之屈至徐州間中士大亂裴良不進東海王越越刺史裴盾以軍禮發遣眾大懼各解船乘車牛一日夜行三百里得還揚州琅邪王睿引爲安東軍諮祭酒轉鎮東長史王嘗親臨瞻宅同乘而歸以討周馥華軼功封都鄉侯石勒據潁陽加揚威將軍征討都督督京口以南至蕪湖諸軍屯壽春收勦弟虎豹退降會稽內史時有詔

酒論討陳敏功封歸湖縣侯西臺除侍中不就長安不守與王導俱入勸進王不許瞻曰神器去晉於今二載梓宮未殯人神失御陛下膺圖受錄特天所授而欲守匹夫之諒非所以闡七廟隆中興也但國賊當誅宜以此屈已謝天下耳綱維大業惟理與當促之則得可以隆中興之祚縱之則失所以資發寇之權所謂理也殿下身當厄運纂承帝緒願望宗室誰復與議所謂當也四祖廓開宇宙大業如此今五都燔蕪宗廟無主劉聰竊弄神器於西北殿下方欲高讓於東南是揖讓而救火也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續撤去御座瞻叱詰曰帝座上應星宿敢動者斬王爲改容及踐帝位拜瞻侍中轉尚書上疏諫事多所匡益會久疾不堪朝謁乞免尋除尚書右僕射屢辭不聽遂稱病篤遠第不許都葬在鄆山屢爲石勒所逼瞻以鑒有將相才恐朝廷棄而不恤上疏請徵之鑒卒爲名臣明帝嘗獨引瞻於廣室慨然憂天下曰社稷之臣無復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瞻辭讓帝曰與君善語復何讓瞻才兼文武朝廷得其忠亮雅正俄轉鎮東將軍雖常疾病六軍敬憚之復加散騎常侍將討王敦帝使